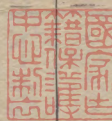




05501

遂甯張文端公全集卷七

雜記



公少讀書赤巖精舍環舍皆山極其幽異四時佳景靜觀自得顏氏之簞瓢袁安之卧雪處之晏如也唐李嘉詩云萬卷常開帙千峯不閉門先生况味似之於是晝則授徒講學孜孜不倦夜則青燈黃卷晤對聖賢喟然嘆曰不義之富貴我得志弗爲孟子真我師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賍之徒也是義利兩途乃吾儒聖狂之關誠僞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一

之界有志於學者辨之不可不早也辨之如何在於窮理以致知篤實以力行而已易曰顏子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必如此乃可謂真知真行苟知而不行猶弗知也先生由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取其超卓者筆之於書以之致知以之勵行著有信陽子卓錄求端用力上勵力下修已治人上治人下觀聖賢辨異端凡八卷

館課格物致知論其大略云司馬君實謂物爲外物而去之則涉於虛朱子謂卽凡天下之物而窮之則病其繁此卽物有本末之物格其物之本者而物之末自治矣如顏

子克己而三月不違仁曾子三省吾身而唯一貫之傳是也故程子書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程子之言豈欺我哉

上遣學喇沙里 召見於懋勤殿 天顏開霽垂問殷勤

命書 賜坐 賜茶 御賜太液鮮鯉因素重先生人品

故以郎官得邀殊賞其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取春秋士王瑞喬文錦董佩笈及纁尹澍邵宏魁馮保住代又汪養純張其祚其爲會試同考官取禮記士王吉武汪霖何喬雲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二

李華之張榕端裘充美陳溶沈曾頤徐必遴王雲鳳高遐昌陸賓黃圖昌劉炯保民石祿齊體物等十六人其爲武會試同考官取邢簡駱儼紀之慧趙連璧徐超梁堂珊等三十八人其闕 廷試貢卷於朝房取楊兆億洪品等若干人

銓補江南學道尋奉 旨簡知蘇州府事蘇郡政繁賦重最號難治

上以先生賢能故有是命郡守出自 特簡本朝所僅見

也膺 命後有奏除浮糧保舉循吏請寬考成等疏不果

上秋七月赴任蘇州徐公健庵葉公訥庵饒先生於都門外葉於席間促徐作送別詩徐誦白香山登第昔年同座主題詩今日作州民之句以贈先生葉贊其恰合

知兗州府事以六事率屬一澄清吏治二懲創胥役三嚴察逃人四清釐保甲五端士習六靖盜源初大賈葉有才失盜於東阿捕役周世遜唆有才偽指張景昭張保賞張二瞎子張英郭棟宇五人爲盜東阿令及前守刑訊之不勝拷掠業誣服而贓未獲先生檢案至此心疑之爲之緩其罪後獲眞盜搜贓有據景昭等始得脫鄉人王之範失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盜捕役誣執蘇賓甫於官賓甫畏刑妄扳王汗宰等多人令具獄先生察其情可異欲訊未得間也姑禁之踰數月會眞盜被擒賓甫等六人乃得生又蔣民鳳者向傭工於王養秀家窺其有米迫於饑寒遂挽鍾虎山等乘夜攫取之令已作盜論先生矜其情僅以竊斷之沂州王廷秀有一妻賈一妾李而李擅專房之寵賈素銜之無何秀死賈遽嫁李於娼家分散其子女亦慘酷矣李隨以欺姦事控嫡子立極必欲置之死地不更毒乎東兗李觀察遽坐立極姦狀獄成適徐撫軍新蒞任駁令先生覆勘細鞫之知

李以立極爲賈之愛子不誣以姦不足以殺之必殺嫡子
賈仇始報觀察心服遂釋立極而差等賈李之罪

鄒民宋某嫌其壻貧遂匿女於濟甯次壻之家將他適壻
尙未之知也比來逆女已失所在因倉皇奔控於轅隨令
鄒民夫婦對簿云已賣兵船不知何往矣先生察得女所
匿處次早召之至命鄒夫婦視之曰此非若女耶宋服厥
辜而歸女於其壻閭郡驚以爲神

先是兩江督臣員缺吏部依例以楚撫開列至十六日奉
上諭內外官員有操守清潔才具優長可繼于成龍者各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四

舉所知以聞於是尙書梁公清標宋公德宜沙公澄李公
之芳魏公象樞杜公臻總憲余公國柱暨侍郎詹事科道
等合詞舉先生及直撫格爾古德郎中蘇赫范承勳僉事
趙崙知府崔華知縣陸隴其疏上留中

山東巡撫徐公特薦先生廉潔持身勤慎敷政允稱表率
臚其最績凡十一條以聞於 朝疏略云一本官冰檠自

持凡一切餽遺陋規嚴行禁革一本官正己率屬實心行
政不時嚴飭有司凡徵收錢糧不許加收火耗一本官督
催二十七屬錢糧並不差擾皆歲內依限全完一本官值

南北交衢政事煩冗日夜殫心盡力勤勞稱職一本官聽
訟公明是非立剖兩造悅服郡無冤民一本官督修河工
堤岸堅固河道深通並督催河銀依限全完河柳繇麻等
項及時運赴河上有濟急需革除積弊並不擾民一本官
考試童生遵照部頒條例遴拔真才凡孤寒皆獲登進之
路一本官飭屬嚴行保甲盜賊潛踪一本官興行教化每
月朔望宣揚條例並飭各屬遵行不怠士民感悟風俗還
淳一本官捐俸修葺學宮煥然聿新時勉勵各學教官訓
課士子勤學敦行多士奮興文風丕振一本官賦性澹泊
日用蔬菜皆見發價值並無尅扣商賈輻輳徐公諱旭齡
字元文號敬菴乙未進士浙江杭州人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聖駕南巡恭迎於東郊先生次大僚俯伏道左嵩呼禮畢
上命乘馬扈蹕列閣臣前蓋異數也勅與閣臣議周公
祀典十八日車駕過闕里隨至曲阜城東召見行在
鴻臚卿引朝甫出未至邸

上遣侍衛喇爾太中書開齊禮引至

上前問汝年幾何對曰臣年三十七歲問居何處對曰臣

籍四川問是嘉定縣否對曰臣是遂甯間屬何府對曰屬

直隸潼川州非府轄問竟郡年歲如何對曰荷

皇上洪福竟郡年歲豐稔民生樂業問地方安靜否對曰
安靜問清書猶記得否對曰清書臣猶能記憶問清話會
說麼對曰臣久爲外吏清話無人對說雖猶記得但恐說
的不能中節問汝父母在否對曰臣父見存問汝父係何
官對曰臣父蒙

上恩誥封刑部員外郎加一級問汝兄弟有做官的麼對
曰臣有兩弟俱係生員尙未出仕問汝比前何清癯耶對
曰臣爲外官每事自辦不覺勞苦問張獻忠亂時爾在何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處對曰維時臣尙未生臣父避亂深山未及於難問汝還
不會去赴任麼對曰臣蒙

上恩陞河東運使恭遇
皇上東巡千載奇逢迎接後方敢赴任

上曰這個是
命喇侍衛送出行宮及回寓已漏下二鼓
矣次日黎明

上服補服親祀
先師行三跪九叩禮先生陪祀焉祀畢
扈從瞻仰
先聖及四配儀容縱觀檜樹古碑會
駕幸

孔林先生先驅回金口壩恭接

上還行宮

上諭乘馬隨 駕卽偕大學士明馳至

上前 詔馬首近前者三問百姓都好麼對曰百姓都好
將入郡問此是何門對曰是東門俄望石坊巋然問石坊
是誰家的對曰是范廷弼的問如何有兩座對曰范廷弼
范叔泰父子二人問是何官是進士否對曰明季進士官
給事中比至坊前

上按轡諦視問有後人麼對曰有一生員問城內有鄉紳
麼對曰本朝有一進士徐旣同至於舉人三十年來缺科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今歲甲子纔中一杜蘊璣問有古蹟麼對曰有杜甫臺卽
古南樓也唐人杜甫省父於此賦詩又有顏淵陋巷在焉
上曰是一簞食瓢飲之顏淵耶對曰是問城外有古蹟否
對曰無之問距運河若干里對曰六十里卽濟甯州地方
問汝至其地否對曰臣曾至其處問濟南府到過否對曰
到過

上曰兗郡荒涼不及濟南遠矣問爾說話不似四川語音
對曰臣蒙 恩選入翰林教習清書故聲音少改又問此
地有明季進士麼對曰無有問有通古學秀才否對曰山

左士子專習時文讀古書者不多見過廢王城問是何坊對曰是魯王建坊其中卽魯王廢城問府署在何處對曰前面卽是問汝習何經對曰習詩經過府前問是何衙門對曰是知府衙門問參將衙門在何處對曰在東北角隨出西門

上命暫退十九日西郊送 駕爲山東武鄉試正主考取王琦等六十人

釋寃民邱世榮等凡六案先生總以察覆益爲守郡要務一平陰稚子邱小三死於非命邑令執訊里隣世榮與焉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八

因其父宗堯有嘆息聲遂疑世榮令驗治誣服律以故殺先生觀爰書嘆曰此非信獄也小三十齡非雞姦之時世榮妻妾三人僦居一室青天白日非行姦之地且比隣而居果小三詈罵不從則茅簷蔀屋並不深邃豈不聲聞於外耶罪疑惟輕姑保釋世榮而細訪真兇二曹氏孫冲斗被奪誣指李進奉先生察其非罪釋之三部發重犯王三解浙與王倫偕行途中以倫換三至浙供調換者沂州解役及奉部文研審先生細察調換情由應在前塗與沂無涉後江督檄查果係於北直清河地方沂州兵役乃釋四

總河差官張志遠宿梁欽店中夜被藥迷失行囊遂執欽
於官淮揚道批府案究歷三年而未得其情河憲檄兗府
照強盜律擬先生歷陳其可疑狀往復數四乃得減杖五
東平人侯大經因姪媳解氏孤嫠並其女進姐貴姐處於
其家外戚解克璣不悅流言交攻遂致解氏母女互訐李
僉事經東平案驗侯小全姦進姐是真具獄以聞於撫軍
批令先生覆勘思小全係進姐之叔事果真則傷風化虛
則有玷此女終身名節因令穩婆同其母驗視之渾然一
完璧處子也事乃白而小全等以釋六劉新宇者魚臺之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九

捕役也與其婿士文謀黃恩房產未得乘他人失盜遂威
脅駱善景妄首恩爲盜復

裁贖於其室魚令具獄先生
察其誣乃釋恩而罪新宇焉

自兗郡曉發過御橋父老子弟俱進酒歌南北曲一套以
餞其曲曰新水令喜神君得遇聖明時洙泗濱失了杜母
看壺漿今日獻祝雨露再來麼只恐鳴珂股肱良竟入居
青瑣我等兗城紳士商民是也念我郡疊罹災荒小民疾
苦莫爲撫字幸遇張大老爺本貫四川潼川遂甯縣人中
庚戌進士由庶常部郎出守吾兗上體朝廷下悉民隱清

正持已不受屬官一文仁慈馭眾不取閭閻一物闔屬鼓

舞共謂古今所未有不意治方一載擢任河東攀轅無路
卧轍難留今當起程之日聊具水酒一盃輿歌一曲乞留
遺愛以志不忘耳他日倘得大老爺再來則吾民之幸也
步步嬌頌德歌功非輕瑣績比漁陽過恩深似大河感極
生悲不禁淚墮無從借寇來且作扳輿卧折桂令想當初
福星一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親課農桑栽培庠序絕無
賄賂這異政升聞黼座丹詔下建節司嵯江兒水還勝龔
黃輩今將去似梭後來誰個勤恩我拜祝蒼蒼須默助俾
吾鄒魯陽春布教養惠施黎庶多士臣工偏奪我使君一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十

箇雁兒落帶得勝令看街頭綵結多鬧耳底笙簫過望行
旌眼漸迷欲瞻仰把音容塑任百計總難留怎打得愁城
破雙眉縐似鎖如何教萬姓真無措天癡快還我賢父母
僥倖令分難排帝闕人盡念彌陀叩七寶蓮花座早開府
安撫我收江南呀皇仁天下盡包羅這河東路應沐恩波
就樹甘棠奈迅速拋東魯戶祝家尸戶祝家尸忙將德政
倩文人譜園林好當日個竹馬迎多今日裏山叟奔波攜
鳩杖一文送別咸離却考槃阿齊叩首涕滂沱沽美酒帶
太平令况當初錄文科更後來典試科玉尺冰壺作楷模

因士爲民首特加意搜羅更百姓羣歌來暮看猛虎早渡
齊河不禁的衢歌巷舞待頌揚勒石嗟峨俺呵共追隨向

前道左

呀

那曉得同心人夥尾聲看起來惟有清官好朝

野公評豈舛訛從今後萬載千年頌不磨歌畢士庶環跪
而泣吏胥亦聲淚俱下先生顧而淒然亦不禁涕泗之橫
集焉

與少司馬石公議除督捕三弊督捕 本朝特設之官也

一凡堂上恤有司功名憫小民身家從寬完結者嚴禁司

胥母得從旁竊掠以致在外指騙二北直山東附近州縣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十一

預將逃人情事託囑官吏者察出加等議處三司務收文
每故意遲延致滋弊竇嗣後須令廳官親身收訖卽刻呈
堂檢閱掣籤批發各司批迴亦令廳官驗發以去勒索之
弊石公深以爲然卽飭滿漢司官照議遵行

偕熊蔚懷讜集談岱記熊以先生曾守兗郡問彼地不已
先生曰語云安若泰山危如累卵累卵者嶧山古名也其
山積石玲瓏遠望如傾囊狀若可危故耳又憶曩在河東
見酒甕巨身細頸小口始悟韓信木罍而渡者惟罍細頸
方可架木而渡若南方京師之甕豈可渡哉噫格物而不

身歷其境皆臆說也能服其論

與王嶽生先生許酉山侍御論元儒理學是時方尙宋學
王語許曰理學多在中州如明初有曹月川爲薛文清之
首唱先生曰曹月川真豪傑之士當元季理學不講之後
而能特立獨行以開明初風氣之先關繫吾道絕續其功
不小其解西銘通書最簡明如云無極而太極謂無可明
言之極乃太極也酉山曰元之許魯齋是亦理學也先生
答云邱瓊山以魯齋曾爲宋進士獨不取之若劉靜修則
稱理學矣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王公嶽生問於先生曰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有諸先生
曰程子已與王安石辨之晰矣安石謂周公有非常之功
應有非常之賜程子云曾參之孝孟子謂事親若曾子可
矣以孝是人子分內事何得謂非常之功王因曰果無賜
天子禮樂事觀魯頌無祀周公樂歌而止載僖公諸什則
魯之僭出於後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矣王公又問曰夏時冠周月曾質疑於顧亭林不能決後
閔王陽明集且謂時月俱改此何以辨之先生曰以夏時
冠周月是謂悖周若時月俱改則以冬爲春以秋爲冬矣

春秋何以書六月不雨冬無冰惟六月應雨而冬宜冰可知時月未嘗改也善哉楊用修之言曰周建子爲歲首以是月爲元旦行朝覲會同之禮耳農時乃依四時之序此通論也至幽風七月諸章時月俱合夏時乃周公述大王時事耳宋儒不察或拘七月之什或執十月之交或泥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紛紛聚訟奚益哉

與湯潛菴談日講經義及下河工程先生之學體用兼備湯公至談及日講閭閻如也句先生云閭閻和悅而諍之意今訛爲靜字夫諍則和而不流妙正在此若靜則有何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意味湯又問下河工程可能成否答云

皇上軫念淮揚民生昏墊亟欲登之衽席仁心自可格天倘得公忠之臣本至誠以奉職不用一私人不侵一文錢奏銷到部不需索勒指以致掣肘則河工何患不成否則不可知矣湯因點首云水必歸海開下河以入海實有益於上河而靳輔必欲阻撓將來自負衝決當遭譴責也

上賜廷臣宴時二十六年也先生年三十九歲元旦入朝先生以兵部隨正紅旗第三棚得紅梨四枚黃梨一酥餅一柑子七攜歸敬薦祖宗於邸又以光祿公在籍未嘗

君食西望拜獻然後敢食且以梨一枚賜家眾亦令九叩而均分食之

時會推河南臬司吏部擬二人以奏均不稱 旨上云如張某者居官甚優前在兗州府操守更好人臣必品行端方操守廉潔斯爲足尙

湯潛菴先生來會 御試天有四府聖人有四府其說出邵子皇極經世書天有四府謂春夏秋冬聖人有四府謂易象詩書春秋邵子以經配四時湯先生云邵子書如云皇帝王霸鳥獸草木原未易解余亦就素所學者陳之耳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十四

先生答曰春夏秋冬天之時也氣爲之行也易詩書春秋聖人之言也心之聲也聖人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聖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天以氣感人以心通其道一而已矣君子致中和而天地位高宗恭默思道而帝賚良弼天人相與之際呼吸可通一誠爲之也邵子曰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其意甚當至謂觀於春而知易之所存云云似屬附會刪書斷自二帝詩與春秋皆在周家未有三經之先獨無夏秋冬乎湯先生深以爲然

與王嶽生先生論王新建良知之學王問王陽明之學何

如而謗之者謂其近於禪先生曰陽明四句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弟子王龍谿則流而入於禪矣王又問三教異同先生曰古來闢佛者眾矣惟蘇子由之論爲最確其言曰佛之道與吾儒之道同也而闢之者必謂其異佛之教與吾儒之教異也而佞之者必謂其同此中異同之故只因初起時略差些子故也王又問陽明攻朱子朱子亦有不是處否先生曰朱子是處多非處少學者亦學其是而已矣若自己未到朱子地位而輒敢議其非者不知量也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竊怪今之學者不務爲己之學專好談朱陸異同分門立戶是何異同室操戈王曰然

判旗丁鍾直之女歸民鍾直未投旗之先有一女許配民間因其幼同挈至旗後已及笄伊主欲留之婿鳴於官先生斷令歸民婚配婿挈其女權忻叩謝而去

偕徐嘉炎尙論古人徐問王陽明何如先生曰古人都各有是處又問陽明四無之說今人多議之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易云繼之者善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豈妄言哉問文中子何如人先生曰論人當觀其世六朝喪

亂之後上無禮下無學文中子以英發之年挺然以聖賢之學爲己任眞豪傑之士也且興唐之佐如魏徵房杜輩皆出其門年僅三十有六而道行河汾名垂後世洵非後世人所可及者又謂漢之經學無如楊子雲而朱子以莽大夫少之何也先生曰自孔孟而後明易數者漢推子雲宋儒程子邵子皆取之朱子書以莽大夫至明洪武間遂黜其祀此子雲遭時之不淑也徐又問葉子吉先生嘗言孔明不如伊尹至尊斷以易地則皆然信然乎先生謂伊尹耕莘野孔明隱隆中其處同也湯三聘劉三顧其出同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十六

也輔昭烈以紹正統與相湯以王天下奚異哉至於地有偏全事有成敗時也易地皆然大哉言乎又問古人有體者俱有大用否先生曰古人有全體必有大用如戰國之孟子荀卿宋之朱子俱有作用惜當時不能用耳徐曰葉子吉魏環溪洵當世賢者余嘗物色時賢於魏公前魏公首推先生信不誣也先生遜謝不敏焉

徐孟樞誦鬼詩云仕路無媒君莫悲凭欄看取牡丹枝姚黃魏紫俱零落能得春風有幾時先生聞之曰富貴利達當如是觀是亦救世清涼散也

判趙沛生夫婦歸於一趙棄妻於前主之家而別投其主
事覺到部司議分拆夫婦各歸其主先生不許令夫婦併
歸前主而後主則追趙之身價給還之司官云近有議拆
之案先生曰無之前曾有一案夫賣旗下而妻在民家故
余將其夫斷旗而不及其妻至欲完娶則聽其自便與此
案事不相侔及檢視果然

上特召至殿上問易解異同時熊孝感李安溪論易理頗
有異同

上問先生孰是對曰臣學問疎淺未能窺易道之精微平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日所學但遵朱子章句未嘗敢臆爲發明也至於熊李二
臣之論斷據臣愚見度之熊講聖人借數以明理因理以
立數言簡而意明其說似較是

時有毀東坡爲賊者先生曰孔子乃萬世儒道之宗尙稱
老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今之學者專好訾議古人是與塚中枯骨打仗欲殺之彼
不知痛毒詈之彼不知辱若有真本事何不與活人打仗
如郭御史這樣方是一條好漢子郭公諱琇剛方正直不
畏權貴爲一時名臣

上欲行幸江南親視河工並觀察民情周知吏治特點大臣十六員隨駕先生與焉初八日隨駕出永定門至南閣莊劉自此以後朝暮恭詣行在十一日大霧行次馮家莊途中桑棗成林村園交錯遠近老幼雲集道旁咸瞻天仰聖先生曰此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乎從臣懇監生尙琰家言逃人拿鵝之害尙云所謂拿鵝者逃人解部後捏供窩留妻子寄囤財物遂奉部文行查或竟提拿而其家立破矣近來無此掌科陳世安舉手向先生曰此先生爲督捕之功也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六

至濟南府從

上觀趵突泉三泓噴薄如飛濤濺雪有御書激湍字在焉從官俱留題

上入撫臣署觀珍珠泉承旨書泉亭扁額清池水沫白下噴起如貫珠纍纍眞奇觀也閱畢

上坐飲泉亭詔部院諸臣留題扁額以志一時之盛禮部侍郎張英書澄懷二字翰林學士李光地固辭乃止次及先生奏以字拙不敢書

上云朕昔年曾召爾書小楷未見爾寫大字試寫何妨先

生起立云臣昔在翰林曾奉

上命今不習久矣內侍恭展高麗紙並捧尙方筆硯至先生敬書源清二字以進

上顧謂裕親王曰彼字頗佳

渡黃河日暮昏黑望火光人語響處識渡口過河於天妃廟登岸沿岸尋舟不可得地勢高低黑夜乘馬幸不失墜自覓一船喘息方定復爲內府御帳人奪去先生徘徊河畔幸得少宗伯敦復張先生舟暫憩

至清水潭視河工險地有堤捍禦湖水號爲險工諺云日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費斗金不敵西風一浪者卽其處也先生隨 駕登岸四顧良久乃還舟中

時已抵揚州 駕幸平山堂撤 御饌賜焉

抵揚子江隨 駕遊金山風恬浪靜水天一色

上命從臣俱乘舟往遊焉

上幸虎邱吳中士女咸感蠲賦之恩焚香迎 駕幾億萬

人松江民張三才上疏請免浮糧

上召先生問曰蘇松浮糧有無汝知之乎奏云臣當年爲

蘇州府時查府志載蘇州錢糧原八十萬張士誠加爲一

百萬明洪武加至三百餘萬正統年間減去四十萬尙餘
二百六十萬至松常鎮三府亦聞賦稅太重前年 恩免
江西袁瑞二府陳友諒浮糧如照減則吳民沾 恩矣

命撫臣洪之傑查浮糧原委至更深不得乃請 勅在京

戶部查覆

隨 駕幸鄧尉山青山拱揖水光蕩漾松篁掩映臺殿參
差梅花滿地香氣襲人先生流覽久之曰昔人云遠望疑
爲雪聞香知是花殆爲今日寫照

吳江生員陳嚴獻所爲易集注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上命先生同學士李光地閱視其文義俱平平先生曰此
不過本義略爲增刪其與朱子不合者則取漢唐宋人疏
義補之非有高出古人之見也然以諸生而留心古人易
理志有足嘉較彼腐濫詩文者爲優也

隨 駕行幸吳山登山之顛俯眺城中烟火萬家東則錢
江環繞西則湖光潋灩周覽久之

上賚扈從羣臣 賜先生內紵三端

陪祀禹陵

上以先生端方廉能擢浙撫卽赴任先生謝 恩畢隨奏

云奉 旨令臣今日上任伏念臣以孤遠小臣扈從南來
謬叨今職從此 天顏日遠未卜瞻仰何日必欲遠送
聖駕伏祈俞允

上命侍衛駕小舟渡先生登

御船謂先生曰卿在地方做好官愈於遠送矣對曰臣蒙
皇上特達之知自當盡心竭力以圖報稱於萬一

上曰人能做好官不惟一身顯榮且能光宗耀祖否則喪
身辱親何益之有對云臣子受國厚恩不思報效反貪賊
玩法則良心先死陽爲王法所必誅陰爲鬼神所必斥也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上大喜取 御書一幅賜先生曰此乃昨日所書但倉卒
之間點畫不甚佳耳復對云臣自今以後觀 御書如得
觀 天顏矣乃拜而出

二鼓回至蘇門外之楓橋適總督遣知府劉廷璣齎印至
先生拜而受之

貢院觀風是日天色晴和春光明媚諸生聞風而就試者
三千六百有奇

湖上微行六橋之旁桃柳爭妍湖上佳景此時第一先生
恐遊人雜沓或有匪類生事因變服色屏輿從而出

湖州鄉紳徐方虎海甯查聲山來會查言楚北歲荒民饑
地方未甯新節度吳桐川移屬官賀儀爲賑饑之需而榜
其手摺於壁先生曰是亦權宜之屬又徐謂先生云德清
漕弊坐坊捕快已蒙禁革可謂無微不至目前各官遵奉
約束竟無科派民風漸覺丕變守此而靜治之可矣若欲
興利恐奉行不善地方又多一事先生喜其達於時務
原任山東巡撫錢珏來會錢珏湖州人言里中有徐維均
女芳引未婚而殉其夫可謂烈矣例無旌表惜哉先生聞
言深加歎息卽飭知府厚葬之重其節也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讌主司張編修希良王郎中謙席間評論當代人才優劣
王郎中云曩令城步縣與苗人接壤數被侵犯余練民兵
七百名以禦之曾大創苗人千數但嘗聞湖南黃羊山綿
亘常岳寶辰四府箐洞鳥道亡命者恃險竄匿其中必得
良有司撫諭之方可非兵力所能攻也且湖南將材甚多
惟夔陵總兵郭忠孝爲優耳先生是其言張編修云陸隴
其邵嗣堯彭鵬素有令名昨九卿舉之甚當先生曰陸之
廉邵之能知之久矣彭令三河僉老役解少婦一事余承
乏督捕時深嘉其留心民隱卽此一端可知

與司道馬如龍成泰慎王興禹商修全浙志書先生採取浙省人物閱至海甯志載曹烈婦咏臘梅詩云添得水霜枝葉無此花自與眾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尙有黃梅抱樹枯因顧謂馬成諸人曰余聞曹婦之名久矣今觀其傳讀其詩乃貞烈中斷不可埋沒者按黃梅子抱樹不落浙有其樹先生嘗親見之

晤高士黃宗義宗義字梨洲閉戶著書六十餘年先生嘗嘉之曰薦修國史羣情爭赴宗義不出可謂高士矣至是年已八十有五聞先生爲當代正人聲名洋溢故造轅請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見先生見之與語曰近世講學者甚多而眞人品頗少無眞人品由無眞學問也如魏環溪之剛方湯潛菴之清修孫徵君之行詣庶幾言行相顧者乎梨洲云若明公清正範俗村媪黃童莫不知之纔是時習的道理先生曰聖賢之學原要坐而言起而行在一鄉則化一鄉在一國則化一國非徒託之空言而已

端午日閱邸抄知荷 天語優獎先生感激益切

上召中堂伊桑阿總憲于成龍至前諭云近聞天下督撫共知砥礪名節非往日可比而其中之最優者莫如浙江

巡撫張某二臣遂咸頌至尊聖明衡品允當先生見之曰
爲國爲民乃臣子分內事戒貪戒酷天理所當然荷蒙
天語獎賞令我刻骨銘心矣

大計本章卓薦處州知府劉廷機杭州同知祝宗哲石門
令傳以履昌化令錢士鉉諸暨令毛上習孝豐令蔣遠發
義烏教諭邱克承縉雲縣丞陳之琦八員參處者四十七
員時人莫不服其甄別之公

登赭山一望洪濛者爲大洋兩山對峙江水海潮俱從此
出入中突雷山若砥柱所以捍海勢而聚風氣者全賴乎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此俗呼海門是也潮入隘口東不得橫怒激而東乃東又
有山與赭相望潮至東又爲此山所障復鼓怒而出東西
盪擊勢盛波湧高可二三十丈先生覽之嘆曰地方之所
以恃保障者洵在此石塘耳夫塘有外護則潮不能衝嚙
石堤內固始可以經久也修之所宜亟亟乎居頃之循故
道還入署中傳集司府縣公議估工速修至於水衝竈地
此坍彼漲當以有餘補其不足并永著爲令

先生勘海塘時觀赭龕二嶺俱有烽埃海門鐵炮二位沿
途五里一墩聞昔人曾有號令每墩備有旗燈如外洋有

賊船則陞一炮晝則扯旗夜則懸燈賊船若近則陞二炮扯二旗二燈船若到岸則加至三炮三旗三燈此墩達於彼墩不過頃刻已達省下杭城知之於一砲卽發兵往援二砲則益兵三砲則大兵齊至防海之法誠爲甚善而相沿日久多廢弛者先生檄飭職任封疆及汛防弁員依制舉行

先生訪得祖廟巷胡于斯之婦未婚與寡母同居守節一十七年其鄰人之妻爲旗人乳母與王四苟合王四窺其女少艾闖入臥室其母喊叫四鄰畢至王四始逃此四月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十一日事也眾訴於縣縣畏旗人不敢問僅責勾引之人并逐鄰婦而已先生查王四係正白旗張佐領之披甲發理事祝同知詳將軍照律重處勾引者著該縣枷示滿日再行重責老母保護其女不致失節賞之

諭蘇知府寄語督院曰督院爾親家也旣爲國家大臣全須爲國爲民耳不可貪污以玷官箴若以朝廷之刑賞爲督臣作威福之具本院素性剛毅從不畏人當不顧同寅之雅誼矣爾其傳語督院使彼知之蘇應命而去

校武於東場日晚觀湖

先生坐帳下見標下弁兵操練騎射甫畢有聲如轟雷震耳土人報曰錢塘潮至矣先生因往觀之江上白浪高騰如銀山萬疊有翻天攪地之勢先生因作觀潮詩一絕
題報通省錢糧歲內全完

浙江錢糧浩繁每有拖欠參罰原其拖欠之故皆因督撫自受餽獻則司道索之知府知府索之州縣州縣派於里遞非加火耗卽於刑名得錢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官旣掊克則民自困窮錢糧抗逋有自來也先生蒞浙以來不受屬員分毫下亦凜遵清節愛養黎元故里閭富庶踴躍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急公錢糧皆歲內全完前後共六年一轍

查議水利水利一職各府皆設通判以掌之誠以民田旱澇皆係於水必使疏導有方蓄洩得所而後旱澇無虞居是官者自當隨地制宜悉心疏濬以盡厥職乃水利各官於本等職業全未究心倘猝遇水旱爲災遂致拯救無策顧名思義能不愧乎卽如植城中河開濬日久又漸淤塞艮山門直抵長安鎮河在在淺阻沈塘灣堤岸頽廢新河壩至聖塘橋亦皆壅塞且西湖一水原以渟蓄諸出溪水分流以救附近各邑之田自豪僧奸民日加侵佔致使湖

小沙積餘杭南湖受注天目山水以免下流沖決浙西水利實居其半所關甚要近今有無壅滯亦應查明嘉屬海鹽以至海甯東濱海塘尤當及時修固以備捍禦風潮石門城灣河路淤塞此係運河亟宜開濬湖屬北濱大湖安吉孝豐武康長興德清諸州縣眾山之水匯出苕霅二溪時遇霖雨洪水驟發每氾濫於嘉湖二郡不得插蒔作何先事預防疏濬歸湖之處水利官亦當詳查區畫郡城南門至東門運河交近來壅塞以致漕艘臨兌撥運維艱一遇洪水郭西田畝每多淹沒應作何疏濬紹屬之三江開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乃利民扼要之地務使不時稽查疏其泥沙補其罅隙其鑑湖臨平諸處或關一郡或關一邑皆當濬其支流酌其蓄洩以補水旱之患蕭邑之西江塘有關山陰會稽蕭山三縣民命令作何修築堅固爲永久之計其麻溪壩所重與江塘等亦當查驗有無坍塌並爲詳覆其餘各州府縣隨地有山川卽隨地有水利總在爲民上者細心講究因地制宜則旱澇有備災祲可免該水利官通查所轄境內山川湖港圩岸陂塘堰閘碣有關係一郡一縣之民田者何處宜蓄何處宜洩何處宜濬何處宜築逐一確查備議

具詳

放告親審其刁誣者責警有差有錢塘民許濬不義屢教不悛又以兄弟爭產舊事瀆告先生諭之曰爾之銀錢房屋皆爾父母所遺也獨不思爾在母腹中只一塊血肉豈有銀錢帶出爾父母死爾力有餘該一力擔承早葬入土豈可與爾兄爾弟較出葬之費停柩不葬乎凡人生一子則憂其獨生三四子則喜其相扶持今觀爾如此不孝之狀反不如獨子之能葬親也理當杖斃本院不忍卽誅發身鏡錄一冊著交杭守化誨以動其天良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議設錢塘江救生船江中水急潮後更險先生向已禁止船戶不許多載尤恐風暴不常有覆舟之患令司道各官議修救生船以待其舟子工食則撥本院座船工食十分之五以與之

修舉育嬰堂成周禮養萬民者其道有六而慈幼居其首厥後漢章帝時下詔曰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及理宗淳祐七年更創慈幼局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養者官爲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今雖當時所行仁政各有不同皆能

順時布惠利濟溥矣迨至近代或以爲迂濶而難久或以爲繁重難舉而此制以廢先生治浙於農田水利吏治民風無不經理盡善而痼瘕在念凡所以濟人利物者必修舉之聞會城舊有育嬰堂在吳山之麓所以收恤幼穉使得生全者制未盡協乃集郡中良善大倡厥義卽館驛故址建爲三楹而列甲乙舍於其兩募貧婦之爲乳媪者使字養之騶從經臨往往憑軾問計一兒一年所食粟米幾何布帛絲枲之爲襁褓衣裳者幾具其冬爐夏扇所以爲兒晨昏者幾事其有疾須方藥能爲小兒醫者何氏之子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其乳媪計一歲所食幾何傭值所給者幾時當發其有夫而貧無棲止者亦使與婦同止者何鄉之民又恐遲久不繼市田數百畝其阡陌積貯爲何邑之士邑之善良能佐成其事月積日考者爲何邑之父老紳士法制必期於盡善力行必要於可久而浙嬰之所賴以活者遂無算矣

卞令之來自京都將之福建撫軍任過晤卞述在暢春苑陛見時或問浙江巡撫不要錢何以能此卞對以從讀書中得來或又問得非講道學者乎卞又對以口未嘗講學實心圖報國二語先生遜謝之夫卞公二語可謂深知先

生者矣

上云朕見捐納官員內多不堪者前九卿必欲議定行何也凡三問而諸臣多不能答

上乃問先生曰當日會議捐納汝原未嘗與聞前又參之良是而九卿皆以爲可不識何意汝試言之先生奏云羣臣皆淺識耳

皇上聖明獨見及遠大天下幸甚

承旨往祭西岳西鎮及西瀆詔許省親先生聞命不勝懼怖致踴躍起舞者再至是領祭文香帛並龍旗玉仗黃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蓋金牌乘傳而去

晚泊嘉定州入城造長壻王德聞宅視壻家頗窘女衣布衣皆垢敝先生語之曰汝爲總憲女而一寒至此我竟不能少有以遺女真堪痛心女曰大人清節貲財非所敢望也雖貧苦安於命耳先生曰此是退一步法汝能作如是想則心自寬也言畢俱潸然出涕

召至便殿問所過地方官政何如奏云微

上問臣固將以疏進惟陝西籽粒一案前奉有五年分完

凡原未借領官吏捏報許小民首告之

旨而窮鄉編氓

至今未聞 天語當日之未經借領者歷年既久經手之官大半去任無從核實小民受累至山西州縣有司私派頗多民多怨之前科道所參之員應行革退另選循良以撫綏地方臣昨辦事衙門見有晉撫停止大計揭帖夫此等害民之官一日不可姑容今於計核之期已逾半年豈可再緩

上云私派乃巡撫之過耳與地方無涉也先生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明見萬里矣但最可恨者巡撫耳命派一分州縣便加至十分其禍民愈毒也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上云州縣官甚多一時可盡去之否對曰杜之昂所參圍城一案十五州縣俱宜去之餘勅撫臣速定八法糾察各屬以除民害可耳

上御講筵先生遵儀注侍於東班滿漢講官進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四句易經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二句講畢賜宴於太和殿墀歸以宴上果品薦於祖先暨景太夫人榮君賜也

議于成龍請開捐納三事不可行成龍以河工費繁請開捐納

上命先生酌行乃查得藩臬係地方大吏科道係言官參
遊武職無捐文官之例此三條斷不可行覆奉報可

上諭曰張某做官極好朕所素知今到浙江朕親自訪聞
不獨百姓人人稱好卽滿洲營官兵亦人人稱好是張某
之做官已到至極之處真可異也若天下巡撫俱如此做
好官天下之民俱安朕何憂哉所語甚多大學士阿蘭泰
撮其大概如此

先生同傅司寇往各州縣親查籽粒有咸甯等十七州縣
籽粒銀兩俱係百姓實得咸陽等十二州縣將籽粒銀兩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賠米雇車使用餘銀給散百姓同州等州縣有侵蝕之處
將蘭佳選關綉王宗旦照律擬斬總計侵蝕銀二萬兩零
賠米雇車銀九萬兩零百姓實得銀三十九萬兩揆此布
哈所告吳赫侵蝕之處是虛但吳赫等奉部屢次駁查不
將各州縣侵蝕那移之處據實聲明乃以鄠縣渭南二縣
有侵蝕外其餘各州縣並無侵蝕捏造假冊具題有玷大
臣之職相應將吳赫革職原任總督佛倫降四級調用布
哈因緊急軍需挪用銀一萬五千兩米三千六百石仍應
免其追取至西安將捐納米石事專令巡撫具和諾明示

各官或有米麥銀兩限內運入省倉違限拿問委道官賈
鉉督催通判張晟查空倉收貯故得如限補足前次巡撫
巴錫疏稱長永二縣折米銀十萬餘兩貯藩庫先生偕傅
司寇率同城督撫等官親往藩庫兌明交與巴巡撫取收
管日後倘有虧空著落該撫賠補於疏內聲明行知督撫
在案迨後此銀虧空照案責令巴錫賠補傅司寇方服先
生有先見之明不然且賠累及已矣

從前河工每年動支公帑銀五百餘萬兩一經決堤冒破
者復以千萬計而究其所以用之實數尙不及半大抵上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而部費下而道員以降俱飽其囊橐而總河則於中饜飶
之此功之所以不成而財之所以日耗也先生至查核原
數備入清冊每年減十分之七而浸浸乎河日以治

夫水性就下以海爲歸理固昭然也自攔黃誤設而海口
不通黃流不暢河工愈壞矣先生至鋤其壩清水衝刷淤
沙洗滌旬日之間深至三丈寬至百丈有餘河水滔滔入
海遂沛然莫禦焉告成先生親詣相度少有一芥之梗者
督河兵決去之抵海口乘扁舟一葉直至大洋覽觀水勢

時早潮未來天朗氣清浪靜風恬碧波無際但見海鶴迴

翔於霄漢之間俯眺十洲扶桑可指至是猶欲鼓棹以進
榜人不可乃已還泊於六套之荒汀旋大雷雨異哉迅且
烈者發於返棹之後是誠

皇上洪福而亦先生之忠能格天乎

上命使者持各省行取知縣姓名至問先生誰爲居官甚
優者先生遂疏靳讓梁任魏某方某等四人以對俱擢臺
垣後靳抗疏直言遷通州牧尋陞兩學使有清名以親在
謝事終養焉梁爲吏科獨嚴一介之節後卒於京之佛寺
獨一僕泣於屍旁而棺衾莫措長安人聞風賻之始獲攜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樞歸至今稱爲清介士

德州迎駕先生俯伏道旁

上見之詳詢河道情形先生備述以對

上大悅曰卿操守卓越任事勤勞故以人所難克之功而

次第就理真社稷之福也對云此皆

皇上指畫精詳乃克臻此耳

隨 駕巡視河工由清口煙墩至桃源駐蹕

上視清水暢流黃河深通顧謂先生曰異哉此二十餘年

所僅見者也先生奏曰

皇上天授神智三閱河工洞悉水利不惜數百萬帑金以拯生民於衽席此精誠所以上格蒼穹而河伯之所以效靈呈瑞也微臣受恩深重慙無報稱乃蒙天語嘉獎不勝惶愧矣但臣年已衰老久未省親幸逢河慶安瀾海內晏如伏乞陛下放歸田里終養老父小臣幸甚

上曰卿父雖老精神尙健卿姑緩之先生含淚而退由高郵寶應達邵伯沿堤竝望桑麻滿目人民安堵

上喜形於色抵邵伯見更樓已修河道疏通指先生嘆曰三十八年朕泊舟於此水盈堤不及頂者數尺且聞此口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決塌倒傷人實多今日快睹成平者卿之功也

上諭吏工二部曰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最爲重要朕念治河國家大事夙夜廝懷未嘗少釋披圖咨眾雖已悉其源流水勢變遷不常必眞知洞晰方可實見施行是以不憚勤勞屢親巡閱察其險易之形勢審其疏導之機宜緩急次第具有成畫至簡命河臣倚任甚切凡所屬官吏皆聽選用大修工程費以數百萬計歲修帑金亦以數十萬計乃康熙三十七年黃淮並漲總河董安國不堅築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墊高溢出河岸以致倒灌洪澤湖

口湖水從六壩傍洩由運河入下河淹沒民田於是罷董安國以于成龍代之朕隨授以治河方略詳加指示三十八年親往閩河駐蹕清口河干又面諭于成龍清口宜築挑水壩挑黃水使趨北岸方可免倒灌清水之患隨指定其地再三申命不遵朕旨至無成功及用張鵬翮爲河道總督面諭之頃已發帑數百萬令大臣官員往高堰河堤開六壩使逼洪澤湖水暢出清口而清口築挑水壩尤爲緊要此壩不築則黃水頂冲斷不能使向北岸湖水必不能暢流張鵬翮遵奉朕言壩工築成黃水直趨陶莊清水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因以直出壘經伏秋大漲並無倒灌之事其浚張福口引河築歸仁堤疏人字河芒稻河涇澗等河開大通口皆遵朕旨一一告竣今年春朕閱河至桃源見龍窩等處頂冲危險今遵築挑水壩此壩工刻日訖事河勢遂平仲莊開口以與清口相對簡命改由楊家莊漕輓安流商民利濟往時黃水泛漲或與岸平或漫溢四出今黃河深通河岸距水面丈餘縱遇大漲亦可無虞矣張鵬翮所修工程雖悉經朕裁斷而在河數載殫心宣力不辭勞瘁又清潔自持一應錢糧俱實用於河工無纖毫浮耗深爲嘉悅所屬

大小河員並皆勉力赴工共襄河務亦屬可嘉自總河以下各官爾二部卽詳加議敘具奏特諭欽此於是加先生太子太保又加五級効力大小河官各加級有差連兒窩地方接駕時

上復幸江南先生星馳往迎連兒窩地方見

上於舟中賜坐并克食拜而受之

上問河工近日情形先生以安瀾對

上大悅

上視淮黃安瀾隄防堅固天顏開霽賜克食多品先生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拜而受之隨遣僕馳至蜀中奉光祿公以享君恩焉送

駕於德州

東光縣接駕駐蹕王家莊召對良久籌畫河工善後之計甚詳

蘇州知府陳鵬年以清介鯁直忤噶禮噶必欲置之死地先生察其冤陳等俱得從寬噶於是深恨先生時長公爲懷甯令隸噶宇下居官大著賢聲撫司道府已列卓異之選噶懷私忿汰之語人曰據若父吾且殺此子以其爲民之望也姑免之尙望卓異乎聞者遂益服先生之公且不

私其子而深恨噶禮之奸爲妨賢病國云

上以光祿公高年遠來特隆異數先賜御饌以先生大臣令幼子鵬飛扶掖入問答良久命內侍扶出眞異數也上賜諸老人宴召光祿公至御前親賜御酒拜而飲之乃退內侍捧袍套各一帽一端硯一以賜先生隨光祿公於宮門外謝恩

上以先生知人之明也薦舉之公也至是曰卿所薦李陳常居官果優今尙有如其人否先生熟思之良久乃奏曰福建藩司李發甲達於政事周祚顯清風峻節可任用之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上乃擢李爲湖南巡撫

詔大學士九卿甄別翰林官侍讀文志鯨於中堂李光地前跪先生曰朝班中從無翰林跪稟之例且詞臣之體統安在文大慙眾卿咸曰公言是也

時長子卓薦詣闕引見奏履歷云四川舉人

上問何府奏稱直隸潼川州遂甯縣

上顧公問曰是卿家何人對云卽臣長子

上爲之霽顏

同少宰李湯二公祝賴大司寇令堂壽賴夫人年九十一

容貌豐滿神氣有餘祝壽畢夫人指公謂其子曰阿立昂
邦天下有名第一清官也

集朝房議給甘肅荒地牛種第一款無依窮民撥給荒地
公曰此等窮民既無田產衣食靡資撥與荒地何處得牛
得種則牛種不可不給也第二款五戶給牛一隻羊十隻
每年取牛犢小羊公曰五戶共給牛一隻令其蕃息獨陽
不生獨陰不成犢從何來若令耕田五家輪使邊方有此
揖讓之禮乎此草疏者乃紙上空談耳九卿若不妥議外
官如何奉行赫宗伯曰每戶給牛一隻穆司農曰安得有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如許之牛公曰不然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宗伯言是也後
定議每丁給羊十隻每二丁給牛一隻六年生息還官

上曰張伯行爲人何如奏云操守廉潔但負性執拗

上因將封疆大吏行事得失往復開示張伯行爲人多疑
常恐人害他出入防護撥兵圍守又上密摺云臣命旦夕
難保求

皇上亦加防護朕看此摺其才不濟奏云前恭誦教張伯
行訓旨甚是

上曰卿向督河時朕嘗下旨教卿防人閹害以逐日巡

河在波濤中不得不加隄防奏云荷蒙

皇上洪福得有今日

上問公卿請訓旨麼此案差他人去審張伯行不服卿是他老師差卿去審他自然服奏云張伯行爲人執拗服與不服不敢定臣惟從公審理

公渡黃河至大王廟前登岸觀濤口形勢陶莊引河淤爲平地新長沙嘴挺入河心逼溜下家莊回溜倒灌運河張福河口新淤沙灘橫攔口門只存一線引黃溜倒灌湖中河勢改變心甚慮之適趙總河至面詢清口何故倒灌據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早

云湖水小之故六壩見在堅固俟黃水落清水溢出卽刷淤泥去矣前已經過二次似無妨碍公曰不然當訪問老河官講究補救之策疏通陶莊引河導黃溜北行將張福口爛泥淺引河頭疏通導清水出口其六壩蔣家閘當親身密行查勘恐有網利之徒偷閘洩水之弊切不可委員代勘致受賄欺蔽也

張伯行拜跪不知規矩奉旨改正因詰問伯行海賊在何處伯行奏云海內無大賊小賊原是有

上問小賊爲誰伯行以唐阿四一案對

上問此是以前拿的伯行嚴勸不能言又詰問你進摺說蘇州有海賊朕左右亦有海賊這是有的麼伯行奏云是有的又詰問你摺上說散帽子的請朕行查天下據各省回稱並無有此等人伯行支吾蘇州原有散帽子的上詰問爾疏稱到蘇州移風易俗民生安裕朕曾說爾此言大爾四年以來累斃民命盈甯之象反不如前豈非空言寡效伯行奏云臣立志原要如此臣之心原係爲國爲民只因才短不能

上曰爾無爲國爲民實迹空言圖報可乎伯行奏云才短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聖

昏庸臣之罪也求

皇上廣好生之德

上云爾之性命求生爾將江南無辜之人監斃無算獨非性命乎爾讀書不透故爾糊塗伯行叩頭不能對

上命之出向公問曰卿審張伯行事如何奏云審問伯行據供謊報海賊是其錯處俱已招認

皇上責備張伯行讀書不透每事糊塗眞洞見肺肝伯行尙不知叩頭流血負罪引慝則其昏庸無知可知

上曰張伯行果不要錢麼奏云百姓都說張巡撫不要錢

但賦性糊塗

皇上命臣等清理積案三百餘件皆平常小事遲至五年四年三年不結今一經清理之後民免拖累莫不感頌我皇上至聖至明無微弗照也

上云噶禮因犯別罪處決張伯行以殺噶禮爲快心可謂不自反者奏云張伯行昏庸無知焉明此理伏懇
皇恩寬免死罪奉 旨張伯行從寬免死

上諭曰巡撫收節禮屬官必加火耗陳賓曾奏州縣火耗一分不許收范時崇奏云州縣不許要火耗何以養廉公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望

奏云巡撫要節禮乃尋常事只須不遇事生風恐嚇屬官索詐鄉紳富民以司道爲耳目擇州縣之殷實者苛索財物致虧空庫帑便是好巡撫至於州縣火耗地方有大小錢糧有多寡有加一分二分不等江南錢糧多有加幾釐者上司節禮辦公事養家口皆出於此相沿已久百姓不以爲苦惟私自加派詞訟取錢顛倒是非詐害富民百姓生怨若禁火耗則生事取錢矣

上問瓜州城池修石堤保固卿聞之乎公奏云臣去年冬間聞奉 特旨 諭總河會同江南督撫勘修石堤保固

瓜州城池目前尙無所聞

上云沙洲加長以致瓜州危險修理石堤必保固城池以全百萬生靈非止爲運道計也奏云譚家洲加長逼溜衝及瓜州往年黃河灣曲之處奉旨取直於河工有益上云大江中建雞嘴挑引河未曾行過保固瓜州城池最爲要緊卿留心訪問復奏云向曾啟奏河工蒙我

皇上數次親勘指授方略河工告成淮揚民生得所漕運通行今已二十餘年河工舊人凋謝新來者未能熟悉機宜伏乞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皇上將陳鵬年發往河工効力相助趙世顯料理庶於河務有益

上問陳鵬年辦事之才何如奏云陳鵬年辦事之才好操守謹慎

內閣傳九卿議元旦請視朝

王太倉令其子奕清語馬大學士云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契丹不臨朝仁宗聞之以爲悔本朝曩歲正旦日食內閣九卿會議停止視朝擋案可考豈可違背如必欲奏請決不書名馬公答以商之九卿如不可行則止公曰太倉

持正眞宰相之言也眾聞之以爲然後議元旦漢大臣隨
內大臣在午門前行禮公曰日食不視朝
皇上之敬天也羣臣於午門前望闕叩頭臣子之敬君也
派陝西軍前効力道府等官員奉 旨這所派十員依議
其張鵬翮有盛京做知州之子趙申喬有革職在內行走
之子此二人亦派出公隨具摺謝 恩云今臣之子遼陽
知州張懋誠奉 旨前往陝西巡撫綽奇處効力聞命之
下甚切感激臣惟有訓飭臣子以圖報

聖主高厚之恩於萬一耳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四

上問卿善飲否奏稱每晨飲一小杯以禦寒平常不飲酒
又問卿今年七十幾奏云臣年七十一歲

上曰卿五十五歲便云年衰今七十有一矣奏云臣蒙

皇上天恩保全得延歲月

上曰你與我俱一樣七十歲人奏云我

皇上天行健自是萬壽無疆

上嘆息謙讓奏云

皇上肫誠愛民仁心仁政天地同流昔人云有大德者必
得其壽數理有必然也

問卿前舉以行取知縣爲誰奏云此人名陸師

上問居官操守何如奏云操守謹慎

上曰九卿說張應詔操守好辦事平常召見時聽其言論與陳瓚相似必能辦事將來官大或變操守難預定奏云天恩如此鼓舞張應詔蒙特授巡鹽御史自當勉力報効不敢變其所守

東撫李樹德稱山東火耗一錢三分以一分三釐代賠虧空戶部議稿欲行公倡言曰定例內無許加火耗一錢三分地方官私加猶畏功令奉旨許補虧空則公行無忌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望

其害無窮各省尤而效之民何以堪不如慎之於始也戶部必欲准行予必不畫題貝宗伯孫司馬屠副都喬給事等俱以爲是張司寇執筆將戶部稿改無庸議

上顧公曰熊賜履有數千門生身歿之後無人照看其長子風病而亡止存二幼子朕諭江南織造照看奏云

皇上垂念舊臣卹及其子莫不感激

上問曰熊賜履學問如何奏云學問甚好又問於今似這樣學問人有否奏云天下有學問之人或者有之臣見聞不到就目前見在之人如熊賜履之學問甚少

上曰曾從熊賜履讀書知其學問於今果然少矣又問康熙九年以前進士尙有人否奏云在朝康熙九年進士大學士王揆與臣二人而已又問李光地是爾同年否奏云李光地徐乾學等俱臣同年
上曰還有趙申喬奏云趙申喬身後又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人人感激
上黯然者久之曰庚戌距此四十九年昔年召見爾尙年幼今也老了喜而大笑公復奏云
皇上聖性記得甚是年少時蒙召見今白頭猶得頂戴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吳

君恩真天高地厚莫罄名言者矣

上召公至御座前曰今年羹堯奏摺稱三路平藏大兵凱還俱由四川一路歲底可到糧餉俱已齊備平藏之舉不得已而爲之滿洲蒙古大兵奮勇進前豈意雲南四川綠旂官兵奮勇出力至從古未至之地平定西藏可爲奇矣辛丑六十年七十三歲春正月朔上表行慶賀禮元日大學士尙書十四老臣獻壽共一千有十歲

內閣九卿等奉

旨朕於河務留心最切經歷最深往年

屢次閱河時精力尙強親乘小舟不避水險各處周覽凡

水泉原委皆知之甚悉著令張鵬翮到山東將朕此旨詳諭巡撫申飭地方官令其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誤正易易耳黃河關係最大自元至明歲有沖決未有安瀾二十餘年如今者然圖治已治保安已安河工雖已告成尤當時加巡視不可疎忽今春多風而少雨恐秋間雨水必多地方官宜加意隄防張鵬翮去看山東運河由臨清起至韓莊閘離邳州不遠并去看邳州低窪之水曾否洩出太行堤曹縣至豐縣止亦當往看有好司官多帶兩員去彼地有用著之處卽留彼料理欽此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過銅雀臺登臺望漳河兩派合流至臺下會合但土人云夏秋水長泛濫三四里流至曲周入天津海與志書所載至館陶入衛之說不符至磁州問滏河出西山北流邯鄲東過廣平通直沽河沿河州縣引水灌田民自享其利又按磁州志漳水由臨漳縣流至館陶入衛河又一支流至滹沱河入天津則條緒分明矣

壬寅六十一年春正月朔諸大臣早朝進獻壽摺有詩六十歲以上官員共一百六十七員按年摺奏晏滿老人於乾清宮序齒不序爵將漢官名摺啟奏奉 旨伊等不便

照滿洲坐班照伊品級坐班欽此

乾清宮賜宴黎明入朝齊集景運門侍衛拉什遵 旨序
爵坐班已時魚貫而入至乾清門

上設寶座於宮門內大學士王掞捧表文跪進有頃傳

旨大人們行禮後飲宴公與大學士兩王同席席列漢饌
八飯湯麪各一碗特賜關東魚一銀盤奶茶一碗又賜酒
一鍾飲畢宦官捧大壽桃一盤以次分賜各官傳 旨召

大學士尙書侍郎卿貳科道翰林至東煖閣

上端坐坑上賜大臣等席地坐毡墊上 諭曰今日天氣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哭

和暖春節無事君臣白髮相對敘老年閱歷之事爾等識
之洋灑千言語畢出乾清門行謝 恩禮傳

上諭侍衛扶掖而出

南書房傳 旨正月初五日與宴官員內能詩者各做七

言截句一首俱就本人職掌立說欽此

暢春苑奏對引見行取知縣沈敏達等三十員各念履歷

訖

上云此一班人還好說話明白內陳守創稱係常熟知縣

行取

上問在常熟幾年回奏三個月

上詰問三個月如何行取公奏云原任浙江巡撫今見任左御史朱軾保薦陳守創吳隆元戴兆佳是以行取守創復奏初任眞定知縣趙宏燮保舉大興知縣丁憂服滿補常熟縣

上云朱軾薦人還不差

九卿同奏祈雨摺子

上覽畢言曰不下雨米價騰貴發倉米平價糶糝子米小民又揀食小米且平日不知節損爾漢人一日食三頓下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完

晚還吃酒朕一日食兩餐當年塞外出師日食一餐今十四阿哥領兵在外亦然漢人若能如此則一日之食可足兩日奈何其不然也奏云小民不知蓄積一歲所收隨便耗盡習慣使然

上云朕每食止一味如食雞則雞食羊則羊不食兼味餘者賞人七十老人不可食鹽醬鹹物下晚不可食飯遇晚則寢不可燈下看書朕行之久而有益曾語李光地卿以爲何如奏云

皇上起居飲食皆與聖賢之道相合節飲食嚮晦晏息此

皆易理

論曰求全責備吹毛求疵非用人之大道入孰無過只可節取保其目前不能保其將來必苛責其將來則人不敢保有德有才始終如一號爲全人者難得有德而才少亦可用也有才而無德斷不可用若只不要錢不能辦事如僧道者然只可用以守庫守門而已居官者始而好繼而不好有負國恩天必不容如趙世顯晚節不終讀書之人若此豈不大喪生平讀書之謂何河工告成二十餘年向年三月十八日朕與卿在此處講論河工極其詳細河工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乃底於成卿尙只擇其最不好者參處今陳鵬年太嚴參處多人將舊人一概不用只用新人恐河官疾仇陰壞河工朕爾來憂心河務今年必須保固安瀾方無他虞奏云皇上指示河工方略周詳盡善今之河官遵守成法實心修防永固安瀾矣其治河方略一書乞早賜頒行令河工人員誦讀學習方知修工之法

上曰此書固宜頒行但情形隨時變易今日之情形與當年之情形不同卽如河防一覽與如今不相同須將新舊河工集成一書爲有益奏曰

聖諭極是臣觀歷代河時時變遷俱不能如本朝運道籌畫盡善糧船通行司河者凜遵方略因時修防久而勿替可也

上首肯

天語垂問卿年七十五七十六奏云七十四又問孫子年幾何奏云二十九歲問有重孫麼奏云有重孫年尙幼

上曰卿當年補刑部主事年甚幼穉考清書頭一名今年久清書想俱忘矣牛鈕是爾同科否奏云是臣同科進士天顏大喜笑而言曰朕在此處是朕年高今卿來覺年更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高矣奏云

皇上萬壽與天地同久長臣等保佑餘年皆

聖主洪福之所庇也

上諭吏部聲名外人議論不好雖不議及爾爾係一部之長如何不約束眾人雖曰清官自了而已奏云

皇上聖訓甚是但吏部事務繁難之處不得不上達天聽近來銓選欵項繁多雜而不安本分卽如滿官原二十二班今多至三十餘班每一缺出數人相爭明知例不當得串通書辦彼此呈告幸而合例者得之難免撞木鐘之

弊不合例不得者則布散流言臣居官五十三年受

皇上知遇殊恩至於白首凜凜小心人亦無詞可加至於他人則任意謗毀加以不美之名如選司官員臣等揀能辦事之人列司十日請託不遂卽興謗言怕事累及避往閒散司分總仗賜御稻穀種公同諸大臣具奏懇恩皇上天地之仁日月之明洞察人間情偽吏部官員始得有措足之地賜克食米餠一盤蕨菜一盤內侍傳旨南方蕨菜不甚佳此產自關東供上方之需其味甚好昨賜之魚乃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皇上親釣得者轉諭爾知欽此公跪聆之下天恩高厚感激非可言盡捧回京邸薦之祖考榮旨君賜也

上問公曰卿目好了奏云臣眼好矣衰庸老臣荷天語

垂問竊幸眼目從此好矣

集賜春苑謝賜御稻穀種公同諸大臣具奏懇恩頌

給廣種奉旨每人給二石赴瀛臺領訖具奏謝恩

引見月官長孫勤望甫念履歷谷取數行官員出給封諭

上云此大學士之孫歟佟大宰對曰是亦無庸再取封諭

上又云此人爲人好及起身言出報官五十五受

上復云張懋誠之子也公感戴高厚歸寓語子孫生生世世銜結難酬

此以後雍正初年

公祖籍楚之麻城出伏八公之後郎中垣麟出伏二公之後水源木本昭穆秩然內閣傳旨與吏部張垣麟著以給事中缺出卽補公出見族孫曰爾公忠辦事受知

聖主大爲家門生色當益勉力報効仰酬天恩可也

怡親王傳旨河南巡撫石文焯奏稱黃沁河之水長發漫溢姚期營無堤之處冲決簷家店馬營口三十丈著派出大學士張鵬翮前往河南會同總河齊蘇勒巡撫石文焯侍郎稽曾筠將乘秋水減退永遠保固之處詳加議定張鵬翮親身持來具奏欽此

恭頌 聖諭

上曰以年不當出差以位亦不應出差環顧羣臣內無有知河務者不得不差卿去朕心甚爲不安卿高年之人途間飲食衣服必需人照應著帶長子御史懋誠去奏云

皇上體恤下情垂念衰老眞天地父母之恩也臣長子留京辦事臣長孫張勤望官閒事簡伏乞

皇上允臣帶去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上曰爾此孫好帶去好出養心殿側門二內監傳旨知爾清貧賜盤費千金奏云臣家一食一衣皆君恩之賜也出差例有勘合夫馬廩給俱出公家斷不敢領賞內監轉奏復傳此條

上在藩邸餘積並非庫銀卽領受不必固辭奏云軍需浩繁之時臣若家資有餘尙當助餉此去河南不遠安忍受皇上厚賜內監復傳旨爾雖清官朝廷之賜義不可辭敬聆天語叩首領訖先是奏事畢

上於御前賜扇一匣曰此朕親書字扇欲進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善

先帝而未果者今以與卿歸邸嘆曰大哉王言至矣皇恩奚以報稱高厚雖年力衰邁肝腦塗地所不辭也其奏摺一山東運河交巡撫料理一江南黃運兩河要緊齊蘇勒會議完卽回江南一由張秋至馬營口一帶水勢情形差工部堂官看閱一中牟黃河決口一帶水入洪澤湖商量堵築一工程必須諳練河官奉硃批是依議養心殿進見

上曰此行勞苦了因彼時議論紛紛故遣卿前往河神見憐老臣卽爲安瀾朕心甚是嘉悅圖內加修工程甚是明

白惟釘船挑水壩後擬築堤攔截漫灘之水此處尙須酌
奉旨同馬大學士行掃青禮先請

聖祖神牌次請
大行皇太后神牌馬大學士掃青於滿字上公掃青漢字
蓋奉 特旨派用者舊大臣也

出京凡經四月至家途間一切饋遺不納惟居官有賢聲
及門下士之來謁者接見訓誨務期立品修身爲國家有
用之人舟中吟咏成帙多感慕 君親及憑弔古蹟之作
抵京傳 旨著等候 賜鹽水錠紫金錠素珠避瘟丹大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香普小葫蘆雄黃墜蟾酥錠斑竹扇香袋茶葉各色共計
十八種 賜克食麵點奶餅糟鱗午時召見於養心殿近
御座前請安

上曰朕躬甚好卿面目甚好毫無風塵之色卿大事已完
心無繫念一心輔朕再經十年賜卿再回家言及平西海
天心甚爲喜悅跪聆 溫綸藹然春風和氣之薰被也

賜哈密瓜五枚面謝 恩而出至實錄館語學士登德及
總管翰林王世琛等曰實錄修成

先帝功德傳於後世臣子之報答在是矣卽如堯舜爲聖

君賴有尙書以傳之至今人知有堯舜豈堯舜以前無聖君乎特其書不傳人不知爾趁此時老成猶存文獻足徵修書猶易若遲延歲月慮記憶失實也

欽差御醫劉趙二公來邸以病體不能出迎猶於臥室正衣冠向天使奏云老臣抱病不能入閣辦事中心難安蒙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感激非可言喻臣謹望 闕先行謝恩天使云

聖上有旨老先生高年抱恙不必謝恩恐致勞頓俟全愈之日再行入朝謝恩惟遵旨爲是欽此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病中遣長子率冢孫進海防疏並贖前於

聖祖時所奏海上情形防緝二原疏稿及海圖並籌海重

編

上召見於養心殿向長子問曰爾父親好麼奏云臣父蒙皇上天恩賜 御醫調治又賜尙方珍品如今微好

上顧冢孫勤望曰是兒品格甚好是爾子也奏云是臣長

子

上諭勤望曰你好生努力讀書勤望叩頭

上又曰此奏朕交與九卿議有幾條可行者教你父親好

生調養我曾教你父親要吃甚麼東西與醫官說我這裏東西很多來要我喜歡越要越喜歡隨賜 天家食物多品又賜人參三劬

戶部查虧空銀兩一案議責令從前堂司官分賠蒙

皇上洞悉銀庫欠缺於馬齊張鵬翮等無涉當年庫銀原自充足自陶和氣補授統領後庫銀始有侵盜情弊將年久原在戶部之馬張等特下 恩旨寬免並顏料庫內虧

空俱行豁免至是大學士臣馬齊張鵬翮田從典尙書臣張伯行等俱疏奏謝公因抱病遣長子隨大學士等代謝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十七

文端公年譜後跋

憶自庚午歲報以童子科荷公甄拔得列門墻迄今二十
五年矣公之嘉言懿行學問經濟固已悉其大略甲午春
長公卓薦入都報等因請公庚午前後事所未覩聞者輯
爲年譜乃自公嶽降之辰洎抵大冢宰任凡八卷報不敢
妄贊一辭而文章學問勳業事功致君澤民已彪彪炳炳
令人見之莫不起敬矣繼自今掌邦政以澄清吏治黼黻
皇猷更進而贊襄密勿調燮陰陽喜起明良未有艾則其
爲譜亦正未有艾矣夫報之輯公譜者亦非報之敢於倡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奏

也在昔先儒其立身行事可以質當時而傳後世者莫不
有年譜蓋本其平日所不愧不怍者門人紀錄之則報等
是役蓋亦行古之道云爾門人費朱報跋

遂甯張太夫子自弱冠登仕敷歷中外出秉節鉞司文衡
總河務入參機密筦喉舌躋天卿峻節清操可光史冊者
固已彪彪炳炳皆能言之矣至其夙夜靖共期不負所學
小心勤慎之意固非紀載所得而傳而傳亦不能盡也然
公以一身係朝野之望者數十年遐方學者聞公之名思
得公生平閱歷行事之詳而一時頌公之德者或各舉其
見聞之一隅而不能彙其全也山是以有年譜之述焉山
獲登公嗣公存菴夫子之門旣益稔公生平行事而親炙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公之光儀又不啻如東人之覩元公赤烏衰衣皆令人起
敬蓋公之所必傳者固無待於是編其所不能傳者是編
亦詎足以傳之然可藉是以見公學問文章政事之大略
而備史氏之採擇使天下之欲觀景星鳳皇者亦於是編
而彷彿焉夫臣道無成代終大臣之謀國也不必有赫然
震世之迹而天下陰受其福况今
聖天子勵精於上四海承平日久爲臣者奉法守職而已
若皋夔伊旦書冊所傳者不過數大事而後世頌明良者
莫及是編於公之嘉謨嘉猷正不必悉載第略舉其大端

亦可以見公之功業非徒務爲駿厲絕俗已也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張文端公全集卷七雜記五

具書東南爲財賦之區歲漕粟百萬石以實京庾而浙省居什之三是以功令甚嚴自出口過淮以及抵通各程有定例踰期則參罰及之蓋國之大命係於漕故立法不得不重然漕之大命又係於民故加惠不可不周有勞不恤有困不甦則運丁窮而漕不得以時竣事也有利不興有害不除則農民匱而粟不得以時而上納也惠民以通漕胥仰賴於

上慮之周詳矣歲在辰巳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奎

聖駕南巡洞悉運丁之苦思復漕舊以起厓羸而又深念裕國端在養民特簡我大中丞張公撫浙以作霖雨甫下車弊絕風清民氣和樂而吾儕由是雀鼠無耗婦子以甯仰副司農之籌畫俯惜衛所之艱難胥是道也迨辛未冬忽奉部檄有留漕十萬之命維時閱已經告竣糧艘皆已出境修船雇募之用已費月糧工食之銀已散一時外省情形有內部所未及料者公心知其不可卽日詢謀糧憲具得其狀乃毅然身任出疏請以三十二年之糧抵留此係仁恩特沛孰敢更張其議疏上之後不知者無不惴

惴爲公慮蒙

皇上深鑒其便竟得報可一轉移間而上下皆安全省之
運并旗丁感 恩莫大焉且有不關於漕而咸得以蒙其
澤者如昔之大吏惟政刑錢穀是問而我公獨以教化爲
先出其胸羅之萬卷蒼爲敦行之鴻冊頒行合屬奉爲楷
模徧示編氓咸知服習是我公之教化不啻家喻而戶曉
也至於課士而衡其高下訓鐸而勵其儀型轉儂薄而規
先民宏樂育而啟後進聖廟將圯則捐俸修葺以振文風
賓興載舉則潔己監臨以重令典豈非棫樸作人菁莪造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士者哉公於他事靡不殫心卽如巖政朝廷命使者惟督
理如額而已胥有蠹徒有蝟商有時集枯竈有時竭澤自
公爲政而一清奸藪溥利塵中灌輸以時公私無滯是公
之大有裨於國課者也天災流行時或有之然莫甚於庚
午甯紹二郡之水災漂流居民冒沒城郭環數百里膏壤
蕩滌一空生產盡廢雖十年而難復也賴公捐貲倡始各
屬以次勸募下逮紳士富民各有輸助遂立得千萬石之
米以起溝壑又爲具題蠲其歲賦不闕歲而安堵如舊重
生百萬之民命是公之大有造於災黎者也又因海塘之

舊特築堤岸以捍江湖疏西湖之水導其支流以利灌溉
此又公之繼白香山蘇文忠而流惠無窮者也公有愛民
實心常恐下吏奉行之力不公有衛民至意又虞奸民爲
害於不虞旣已差員巡緝復時躬行察訪遂令其鴟角不
張鷹眼皆化道路無梗閭井晏如不怒而威不言而化嗚
呼至矣乃若育嬰堂之設其來雖久而保姆衣糧之需藥
餌工費之役常憂不給自公建坊施澤而民興於慈而赤
子之全育蓋不少焉杭俗有喪富者艱於地貧者艱於費
以致入殯於室權厝於野甚且終不歸土委於榛莽者有
羣六年以來刑清訟簡公餘適志湖山扁

之自公曉諭諄諄立期埋瘞古所稱仁及生死者不如是
耶蓋公嚴以律己正以率屬庭民懸魚之迹政驅害馬之
上諭於新亭神交壯繆手題忠仁兼至四字復鑿一泉顏
曰清平公之風流直駕四賢而上之矣夫公昔者出使萬
里片言折服俄羅斯之革心向化

聖天子方倚公爲長城不獨東南半壁藉公爲重而已端
揆虛席已在且晚念公撫我以來愛民惠漕美不勝書真
有百世不能忘者吾儕上爲國則供漕之役下顧家則皆

公之民也謹並疏其略勒石以誌不朽云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十四

今天子御極二十八年春復古者巡狩之典南至於浙閩民所疾苦察吏治之賢否慶讓旣行萬姓怵舞於時扈從諸臣皆文武佐命有幹濟者會前撫以事去官

天子顧念浙民風俗偷靡匪得廉靜正直和平寬大其人不足以革薄從忠惟大理張公克祇厥職乃命留撫浙民公請扈從蹕至京然後之任弗許遂單車泣浙公視事之煩簡俗之溷薄汰其尤者蚤夜不遑事雖鉅細罔不躬親養民以仁訓士以義戰兵以法而有恩刊敦行錄以與大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奎

小羣吏提撕而警覺之歲大旱輒步行以禱饑則貸錢儲粟以防糴之高下復念鹺政之弊諸商之困謂不恤商無以裕國乃盡除無名之斂罷常賦之羨入者而商困始甦期年之後政已大和農怵於野商歌於市一切儂薄之輩咸革面洗心蒸蒸向風視事六年

天子嘉公治行詔以公爲右樞朝京師未至道改公視江南學政公承司馬之命明日卽復單車去書策行李肩舁之夫不過數人道旁觀者無不嘆息膠序之士作爲詩歌民扶老攜幼擁馬首牽舟楫幾不得行公曰吾何德於爾

民惟是

聖天子親巡浙東西念民力已竭吾泣茲土宣示德意
養以無事之福不敢滋擾以爲民與商累而已且後將有
才優於吾以厚植爾民者無以我爲念也公去未逾年家
尸而戶祝者遍十有一郡而吾桑梓之業巋於浙者感公
之德戴公之深謀所以祠奉公以誌不朽者乃於西湖孤
山之麓得竹閣廢址蓋當日白刺吏蘇學士流連觴詠之
所諸君捐貲購田與僧易其地鳩工庀材告成之日虔奉
公位於堂而仍奉白蘇兩公於後閣以弗隳舊蹟請記於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奕

余余曰諸君之祠公於竹閣者蓋欲以公儷白與蘇也然
余觀公之用心豈特爲白與蘇而已哉將比跡於周召以
答

聖天子之知而矢其誠一之節故膺分陔之任荷保釐之
寄無矜色無倦容不以功名自詡亦不以毀譽自疑文武
忠孝一根於心性得失窮達一任乎天真其自命有如此
者今公視學日竣行且入告

天子方倚公爲左右澤可遠施而功德垂於無窮雖使周
公召公復生當不能以遠過矣又何白與蘇之足云雖然

古之仁聖賢人出處功業不同而道德則一白之恬淡蘇
之氣節二賢亦不相侔而其有惠愛遺於浙民文采表於
後世曾不少異則公之德業毗美周召曾無過情而文章
華國惠愛浙民卽謂白蘇二公輝映後先奚不可者此亦
諸君竹閣書院之建之意也公諱鵬翮字運青蜀之遂甯
人舉庚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至郎中出
知蘇州丁內艱服除知兗州九卿會推天下清廉第一轉
河東運使陞督捕理事官遷大理少卿奉使倭羅斯還從
車駕南巡遂以御史中丞巡撫兩浙今視江南學用大臣
從公始異數也江南北之士歌公者碑刻所在皆是非獨
浙人於是焉記時康熙三十四年孟冬穀旦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風俗之厚薄視乎士習士習者小民之所望而趨也士習端而天下之風俗可得而正矣然而士習之升降豈士所能自爲必爲之上者有以感動而興起之而後知所慕而爲善則學使之責爲至重也今國家振興文教愛養人材所以委任學使者亦既專且重矣而數十年以來士習未盡丕變禮義廉恥之俗猶未盡興澆淩之習猶未盡革者何哉蓋國家所以屬望於士者欲其先德行而後文藝而學使之考校所重者專在文則士方爭務浮華以希遇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矣

合而不暇及於德行嗚呼學使之條教所以勸人興行者非不詳也其核士行之優劣而爲之賞罰者非不嚴且備也而士卒莫之趨者則以失其教化之本而科條政令之施徒爲文具而無實也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苟學使之所以自處者不能無分毫纖芥之私則士已窺其隱而竊議之而乃欲以科條文具動人之愧悔豈可得乎今少司馬遂甯張公公正廉潔人不可干以私其視學江左也行李蕭然無僕從車馬之盛既受事嚴絕請托豪胥猾吏屏跡匿影居恆躬自節儉藜羹脫粟有布衣所不能堪者

公處之泊如其苦節清修既有以風厲士子而動其頑廉
懦立之志然後刊布條教訓之以忠孝道之以仁義傲之
以非法及其衡文之日則又屏去一切浮靡綺麗之詞惟
經術是尚於是江南人士咸曉然知公之所以教者在彼
而不在此也嗚呼士習之不端久矣其強有力者往往交
結官府凌轢鄉里以爲能而其罷弱不振者乃至蠅營狗
苟莫知自愧由是里巷小民皆曰彼讀書明禮義者所爲
猶且如是吾儕小人其何有焉故風俗益以日媮幾有極
弊難挽之勢使在位者盡得如公正已率屬以興起多士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五

而爲小民倡則風俗何患不古哉始公以都御史巡撫兩
浙操守爲天下最 天子知公賢特破常格以九列大臣
委以學政江南士人耳公名久故其向風也尤易所謂舉
一人而天下化者於是可以覘其概矣乙亥秋公試事旣
竣吳中四郡之士構書院於江陰學宮之東偏中奉公位
相與講習其中而屬余爲之記余謹按其實而書之使後
之人有所觀法且以頌 聖天子知人善任使并爲士子

今上御極之六十年春三月命吏部尚書遂甯張公鵬翮
至山東相視河道巡行堤岸伏惟我皇萬幾就理而於河務尤爲厪念躬臨閱視至於再三
皇上萬幾就理而於河務尤爲厪念躬臨閱視至於再三
凡全河之形勢險要瞭如指掌復慎選在廷重臣授以方
略俾收成效數十年河泊効靈安瀾志慶皆

皇上之睿慮周詳亦先後諸臣殫心宣力之所致而惟公
之懋績則莫爲與並也公歷大司馬大司農以陟大冢宰
凡大政必待公以舉大事必待公以定大疑必待公以決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及夫各省大僚有煩宸斷者亦必令公行而聽理之公與
余家兄同握銓衡持正秉公肅清私弊循資序格嚴冒濫
抑躁進仕途無壅滯之虞銓政有疏通之慶歡頌之聲徹
於輦下今者銜命出都余幸獲奉車塵備指使沂河而南
見夫濱河居民歌公之德而美公之功者固百萬家如一
人數十年如一日也至南旺之分水口則南北分流濟漕
利運之要地時因雨澤偶愆公俾余留此以酌其機宜重
天庾也公事之暇父老向余盛稱公治河時德隆功懋吏
民共創書院以與夏禹王廟宋司空祠鼎峙而三永垂不

朽詰旦攄誠往謁歷其階穆然如有思也登其堂皇然如
有慕也旣而曰公之立德立功以永垂不朽者其惟是乎
雖然觀一鄉可以知天下矣觀今日可以知百世矣公之
不朽卽此而在其誰曰不然耶於是塗以丹堊加以藻繪
煥然而一新之非徒以明余高山景行之思將以風示來
茲俾其思所以垂諸不朽咸奉公以爲師法云爾是爲記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河成賦

張懋誠

皇有道建極萬方敷天浴德率土流光波臣效順海若呈
祥覩安瀾而思聖測百谷以來王挽奔濤於天上兮行安
流於地中麗晴沙之紅日兮登瑤海於清風輦金甌而永
固兮欣玉粒之常供匯百川而歸源兮合萬派以朝宗粵
五行之災沴惟水勢之稽天匪一見於伊祁沿歷祀而皆
然殷五遷漢再徙潰酸棗決瓠子溢館陶塞屯氏亘東郡
與金堤波連蜷而疊起維時湛玉以作歌從官負薪以止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二

水抑河伯之不仁雖雄才而難已頓邱澶州疊爲汪洋商
胡六塔聚訟請張自賈魯之建議挽河流而東行然一水
之暴可禦而兩瀆之潰難防去其害者良不易兼其利者
倍非常六壩開分流兮則力弱淤泥日積而將乾攔黃築
下擁兮則上潰決口時發以騰瀾糜金錢而無算徒望洋
以浩嘆對洪流而束手將粒食以奚殮獨深大宸衷之慮
三巡淮海之區旂懸明月旂樹魚鬚玉虬騁於霞表繡幕
俯乎天衢龍舸電集豹尾風呼遠覽形勢近度輿圖如穹
蒼之覆物兮靡纖悉之或外引痾瘵於在抱兮覺昏墊之

爲最定 睿算於成竹兮孰當疏而當汰發內帑之儲積
兮期永定夫礪帶閉六壩築高堰開引河清流共喜其方
張折攔黃闢陶莊建御壩橫波不患其獨強灣環而力猛
何如直注以爲良挾風而岸懼不若鎮鐵以難傷修歸仁
出灘湖之怒波加遙隄修南北之陂陀汰冗員稽侵那人
字河芒稻河出作入息之不擾開蝦溝理鬚溝含哺鼓腹
之興歌方略獨斷指授周詳豐切偉績擗管難量如綸
聖訓似水臣心勞怨不恤寒暑相侵力殫 王事
神謨是欽惟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三

聖人之御宇致瀛海之無驚世連亨而山川莫又

帝德懋而天地平成呼陽侯填巨壑兮蛟龍不敢揚波命
庚辰鎖支祈兮鯨鯢靜以安窩長堤宛如崇墉兮植紅蓼
而長青莎遊騎分其欵段兮跨錦鞮而鳴玉珂暢流若江
漢之歸會同爲漕渠之助來貢輸之萬艘錦纜徐牽閱轉
運之千帆長風竟渡今日之波恬浪靜皆昔日之電掣雷
轟也今日之檣安帆穩皆昔日之岸塌崖傾也今日之田
疇如故廬井依然皆昔日之白波山立駭浪砰鉤也四巡
收大禹之績一朝釋 宵旰之憂西北神鰲永奠東南玉

粒有秋洪水平而五穀熟五穀熟而民人育蓋至今日而
共享唐虞之福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

七



其著自漢文獻
學有於世水平而正燦爛正燦爛而民人育蓋至今日而

跋

先文端公遺書其散失也久矣銓自有知識以來但耳各書名而實未嘗親見因留心搜集或僅得其半或得其全而未能否言返因借而抄錄共得河防志以下若干卷其餘有採入四庫而未得見者有外間尙行而吾蜀無有者有一時採集以示勸戒而存不存未可臆斷者於是歎公之學業勛名有非偶然償獲之可云也蓋就所已備者而觀之當其讀書亦嚴幾幾乎有不求聞達之高致焉及受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

聖祖知遇而與當時諸大老相切磋劘益如二魏之清介李文貞湯文正之理學郭清獻趙忠毅之面折廷爭公皆與之上下其議論而黎獻如黃梨洲先生又公所及憲老者也而一時名臣如陸清獻張清恪又公同舉及爲其所舉者也誰謂公之出處有一可議者哉至其治民治河則一本於清介守法不生事端爲主故能受特達之知所至獲以成功而不負君不負民也或謂公內外無奇功而治河則以齟齬爲公病夫此豈其實哉今試觀遺書而知之矣然銓猶以公書未盡出則世之不

知公者不足怪也因與吾友李子荳原共商之且出各書求其裒輯荳原又益所未備共得八卷以爲全集集旣成因以歸銓銓謂是書出而世之不滿於公者猶曉曉然也是亦無忌憚之尤者歟光緒七年冬至冰雪堂後人張知銓跋

張文端公全集

卷七 雜記

七六

裔孫 知銓

後學歐陽紹 同校字

遂甯張文端公全集卷七終

